

六十年見聞之四

東方兵學大師

蔣百里的故事

(下)

● 陳亞芳 (「六十年見聞」作者、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)

出任浙江省參議員

蔣百里和蔡松坡(鏗)兩好友南北相應，蔡松坡為人深沉強毅；後來脫身離袁世凱的監視前往天津，欲赴雲南舉兵反對帝制。袁世凱派陳儀追勸阻止，陳儀追到蔣百里商議行止，陳儀原亦不滿帝制。蔣百里說：「若赴天津松坡恐已走，未必能見到。」陳儀知悟離去，百里即派人趕到天津促蔡松坡乘日本輪先行。陳儀至天津，果未遇蔡松坡而返。

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，蔣百里晉階中將，一直寄居北平。因袁世凱稱帝，蔣百里乃南下廣州，任兩廣都司令部出師計劃股主任。反袁成功後，回北平任北洋總統府顧問，次年隨梁啟超赴歐考察。卅九歲回國，從事新文化活動，曾動手翻譯德文馬克思的「資本論」一書，未能終篇。一九二〇年當選浙江省參議員，當時的選舉要花錢運動得來，蔣百里無錢，也無興趣，怎能當選參議員呢？原來是一位朋友為他爭得此席，此時浙江省參議會恰有一席爭得昏天黑地，不可開交，由於爭執不下，最後便宜了蔣百里，以人望取得席次。

一九二二年，他回到浙江開會，就在硤石水月亭舊宅附近買了一塊地，仿照北方樣式造成幾間平房，安住楊太夫人、查夫人和王若梅側室；又買了東山麓下一塊地種上幾枝梅花，預備將來建幾間小屋作為讀書怡老的歸宿。這些錢還是幾個學生幫助湊集來的。等到住屋造成，楊太夫人遷入不久，就病逝，醫藥喪葬之費，有點拮据。由蔣百里最愛的學生唐生智和幾個湖南學生，派人用竹籬挑了現錢送到硤石，才解決問題，由此可見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。蔣百里在省議會中，一切小事未嘗過問。一九二三年為了要提出創建浙

江大學堂的預算，曾和蔣夢麟談了兩日。計劃先以專門學校為基礎，而浙江此時有法政、醫藥兩個專門學校，工、農兩科均無，必須先將甲工、甲農改建為專校，則大學成立時將幾個專校合併，就很有基礎了。此議得到贊成，遂一面改建工、農專校，一面提出預建浙江大學案，得到通過。

蔣百里在學術文化上也很有貢獻，他曾多次訪歐，一九一九年（民國八年）自歐歸來，寫了一本「歐洲文藝復興史」，對歐洲人文精神的復甦，體會甚深，他在導言中指出：「文藝復興，實為人類精神界之春雷。一震之下，萬卉齊開。……綜合其繁變紛紜之結果，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：一曰人之發見；二曰世界之發見。」梁啟超評論此書為「極有價值之作，述而有創作精神」。這是我國人士所撰述有關文藝復興的第一本著作，一九二一年出版後，十四個月內出了三版。當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後，民主、科學兩大旗幟深入人心。他所提出的「人之發見，世界之發見」兩點，正是「民主、科學」的生動注腳，符合於時代精神。《歐洲文藝復興史》約五萬言，稿成，由梁啟超作序，梁下筆不能自制，一篇序言竟寫了五萬字，與原書相等。他自覺「天下固無此序體」，只好另作短序，而將此長序取名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單獨出版，反過來請百里為該書作了序言。這一文壇趣事雖不能說是絕後，卻屬空前未有。同一年，梁啟超創辦「共學社」，編譯中西名著，蔣百里參與其事，任共學社總幹事，至民國九年九月，共出叢書十六套，八十六種，介紹新文化、新思潮，頗有貢獻。

西安事變蒙難歷險

一九二四年蔣百里因為母喪未滿，且有浙江省議會的關係而留在浙江。是年孫傳芳入浙時，他正在杭州。孫傳芳到浙江之後，對於士官先後期同學是極力拉攏的，先把陳儀找去了，並到處在找蔣百里。不久就請他擔任總參議。這是蔣百里第一次與直系軍閥合作。蔣百里自畢業歸國之後，雖然學軍事，但是對於各系軍隊多沒有關聯，尤其是浙江軍隊在楊善德、盧永祥以後，都是武備及陸軍小學兩系在當家，他的性格又灑脫流動，所以陳儀當了師長，百里仍無實權。

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，蔣百里在孫傳芳軍中與孫同駐九江，後又在吳佩孚處充當總參謀。吳佩孚在四照堂頒布命令抗禦奉軍的時候，蔣百里也在場。北伐以後，蔣百里退出軍隊，居住在上海。

蔣百里在上海時，他的學生唐生智在國富門路購一宅供老師居住，這時他頗為頹唐，搞了一個小銀行，聊以自慰，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後，唐生智駐軍河南，突生野心，通電反對蔣中正總司令，蔣百里受牽連入獄，次年出獄，他常往訪南京，住勵志社，與蔣中正暢論時局和軍事，漸獲信任，而亦時有委派，蔣中正被張學良扣留在西安蒙難時，蔣百里也在囚禁行列。西安事變後奉派出使德國，從事秘密軍事外交任務。接著再赴日本考察，回國後擬訂國防建設計劃，對建軍頗多建言。

陸大遷校病逝廣西

一九三七年（民國廿六年）中日大戰爆發，蔣百里奉派為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，不久奉派代理陸軍大學校長，又到廬山軍官訓練團為抗日將領講解戰略戰術及日本國情。不久，再奉派赴德義考察，爭取援助，曾到北京布魯塞爾，協助中國代表團簽署九國公約，

再往法國考察。回國後，辦理陸軍大學由湖南桃源遷往貴州遵義，因操勞過度，宿疾心臟病猝發，病逝廣西宜山，葬於宜山的鶴嶺。抗戰勝利後於一九四八年，改葬杭州西湖的萬松嶺。

學養深厚識見超卓

蔣百里學養深厚，識見超卓，著作除「國防論」、「歐洲文藝復興史」而外，另撰有學術論文甚多。

在近代，蔣百里是把西方先進軍事理論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，他把西方軍事理論和中國兵書武典融會貫通，結合實情，予以發揚光大，為軍事學留下豐厚的遺產。

《孫子新釋》是個範例。這是蔣百里第一部軍事著作，發表於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年）。他在留學日本、德國期間，刻苦鑽研西方軍事理論和重要戰史，結合研究《孫子》，寫下了許多筆記。《孫子新釋》就是系統整理這些筆記的結晶。一九一〇年秋，蔣百里由柏林歸國前，曾遍訪歐洲的著名兵學家，最後見到了兵學權威伯盧麥將軍，伯盧麥曾贈他《戰略論》的修訂本，並許以翻譯權。一九一三年，蔣百里重讀《戰略論》，欲予翻譯，顧念我國武學祖宗《孫子》，「以武德著於東西，猶復留其偉跡，教我後人。以余所見非列德、拿破崙、毛奇之遺著，殆未有過於此者也。……吾盍若舉我先民固有之說，而光大之……」正是在這種高度評價祖宗文化遺產的思想指導下，他放棄了《戰略論》的翻譯，轉而寫出《孫子新釋》。一經發表，立刻引起軍事、文化界的重視。

他又鑒於當時的新式軍人，只會打槍放炮，乃寫成「軍事常識兩冊」，於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年出版）。該書內容並非軍事技術常識，而是理論常識。一開頭就寫道：「無兵而求戰，是為至危，不求戰而治兵，其禍尤為不可收拾也。……國於世界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，……政略之所從出也，戰爭者，政略衝突之結果也。軍隊者，戰爭之工具，所以實行其政略者也，……所以維持其國之生存者也。」百里把軍隊的任務明確規定為保衛國家，這對於一心打內戰、搶地盤的軍閥們，不啻是當頭棒喝。

在第三章「義務徵兵制說明」中，蔣百里詳述了現役、後備役、補充役，平時準備與戰時實施等具體措施，並聯繫到民兵制。蔣百里指出：「徵兵之要件有五：一曰征之能來，二曰來之能教，三曰教之能歸，四曰歸之能安，五曰臨戰焉，一令之下，應聲而即至。」後來毛澤東的民兵三原則「召之能來，來之能戰，戰之能勝」，是與此一脈相承的。

「軍事常識」一事填補了當年我國軍事理論的空白，成了軍中風行之唯一教本，各級軍官、各地軍校學生幾乎人手一冊。蔣百里，作為軍事理論家，聲譽遍及全國。另一本「德國敗戰之諸因」一書，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蔣百里與梁啟超赴歐考察歸來所作。文中詳細分析了當時德國形勢，政略、兵略之失敗，結論為：軍閥之禍。梁啟超在《歐遊心影錄》中談到《德國失敗時》，曾將該文全部引錄，還在文前加了按語：自德國敗後，各國人著書論他致敗原因的很多。我覺得我們的老朋友蔣百里所著的一篇，最為精到。

歐遊考察，在蔣百里一生軍事思想上是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。留學十年，他原本醉心於軍國主義，認為軍隊可以決定一切。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，使他憬然醒悟，注意到比軍隊更加深刻有力的決定因素——老百姓。沿著這一新軌跡的發展，逐漸地使他得出了「寓兵於農」、「戰鬥與生活相一致」的新觀念。這一觀念與德國魯登道夫將軍反省德國在歐戰中失敗教訓而寫成的《全民族戰爭論》，並駕齊驅，在卅年代的國際軍事論壇上得到高度重視。

一九三五年發表的《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》，是蔣百里這一新軍事觀念的進一步發展，上升為系統理論。他說：「我於民族之興衰，自世界有史以來以迄今日，發現一根本原則，曰：『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，相離則弱，相反則亡』。」他用令人信服的事例，接下去作了解釋：「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，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覺的成功者，有史以來只有二種：一為蒙古人的馬，一為歐洲人的船；因覓水草就利用馬，因為營商業就運用船，馬與船就是吃飯傢伙，同時可就是打仗的傢伙，因此就兩度征服世界。有費盡心血用人為制度而成功者，也有兩種：一為歐洲才發明、十年來才實行、西人的國家動員；一為中國三千年前已經實施的井田封建，他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，……是一種又可種田吃飯又可出兵打仗（在當時就是全國總動員）的國防制度。懂得這個道理的創制的是周公，繼承的是管仲，……最後成功的是商鞅。」

這個從世界歷史、從孕育中華民族悠久文化的土壤中提煉出來的至理名言，震動了國內外軍事、學術文化界。蔣百里把軍事理論與歷史文化、把人民生活（經濟）與武裝戰鬥（國防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，進行研究，這是創造性的突破，大大開拓了人們的視野。蔣百里軍事著作的精華是「國防論」，他以「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相一致」的國防思想為核心，串聯了各個時期的重要軍事著作，加以整理、選錄、重新詮釋。他把早年所寫的《國防經濟學》、《最近世界之國防趨勢》兩個篇章，收入《國防論》裡。其中著重三點：杜黑主義；總動員（或全民皆兵）；速決與持久。《國防論》於一九三七年初夏問世，這時已值抗戰前夕，這三者都是擺在當時中國面前的現實問題。

杜黑是位意大利將軍，主張迅速發展空軍作為戰爭主力，墨索里尼加以採納，盡力發展空軍，以彌補其經濟落後、資源貧乏的弱點，頗有成效。於是，「杜黑主義」便風靡全球，德、英、法、蘇、美迎頭趕上，世界空軍力量飛速增長，當代戰略、戰術起了劇烈變化。蔣百里敏銳地注視到這一新事物，在意大利進行了詳細調查研究，寫出長篇報告，建議無條件擴充空軍，以應抗戰急需。蔣中正非常重視，立刻照辦，添置飛機，擴大航空學校，加緊訓練。抗戰軍興，我國年輕的空軍果然大顯身手，狠狠打擊了日寇侵略的凶焰。

總動員和持久戰，與蔣百里的思想息息相關。他寫了好幾份考察報告。在《國防論》裡，他著重指出：「新軍事的主流，是所謂『全體性戰爭』」，「所以未來的戰爭不是『軍隊打仗』而是『國民拼命』；不是一定短時間內的彼此衝突，而是長時間永久的彼此競走。」「國防的部署，是自給自足，是在乎持久；而作戰的精神，卻在乎速決。」這些言簡意賅、深入淺出的話，涉及到抗日戰爭的根本戰略問題：全民抗戰、持久戰。與當時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所採的抗日策略，完全相同。

《國防論》由廬山訓練團出版。當時蔣百里正應聘為軍官訓練班——從各地抽調來的國民黨高級將校講課。這次訓練班正是為迫在眉睫的全面抗戰作準備。《國防論》奉命迅速編印，用作教材。蔣百里在《國防論》扉頁上寫道：「萬語千言，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：『中國是有辦法的！』」辦法何在？在《國防論》裡，在「國民皆兵」、「國民拼命」。——「中國是有辦法的」這句名言，八年抗戰期間很大程度上鼓舞著千千萬萬全國軍民的抗日鬥志，直至最後勝利。

有慧眼有先見之明

蔣百里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「慧眼」二字，這是法文中的軍事術語，他翻譯得十分傳神。所謂「慧眼」即先見之明，我國歷史人物姜子牙、張良、諸葛亮都是。

蔣百里一生，「慧眼」的故事是很多的。

一九二三年三月，蔣百里回家鄉硤石料理老母喪事。在返北京途中，車過徐州，他和門生龔浩談起時局，認為中日戰爭必不可免。「一旦打起來」，他指著窗外的古戰場道：「津浦、京漢兩路必然被日軍佔領，中國國防應以『三陽』（洛陽、襄陽、衡陽）為根據地。」龔浩聽得目瞪口呆，總覺得老師在杞人憂天。直到十四年後抗戰爆發，半壁江山淪陷敵手，龔浩方才信服。這時龔浩擔任第一戰區參謀長，駐防南陽時，特在臥龍崗諸葛武侯祠中築了「澹寧讀書台」，立碑鐫刻當年蔣百里在津浦車中的一席談話，以紀念老師。

一九三二年初，「一二八」的炮聲，喚起蔣百里的抗日豪情，經常給前來請教的十九路軍抗日將領出謀劃策。二月一日，蔣百里在上海寓所和朋友喝茶聊天，他翻開當天上海版的日本《每日新聞》，看了頭條新聞《日本陸相覲見天皇》，不覺神色凝重，沉思了一陣，說：「二月五日早晨，會有一個師團的日軍到達上海參加作戰。」朋友驚問其故，原來蔣百里對日本情況瞭如指掌，知道陸相見天皇必然是報告日軍正式出戰。據當時日本運輸能力，三天之間可將一個師團四萬人及其裝備運到上海，五日即可投入戰鬥。蔣百里及時將這一估計通知了蔡廷鍇。果然，日軍從五日開始對十九路軍作第二次進攻了。

一九三五年，蔣百里出國考察歐美各國軍事現狀及總動員法。途經新加坡，應該地總督邀請，參觀新落成的要塞，總督為當地工事的堅不可摧而洋洋自得。蔣百里卻在耽心：從陸上進攻則又如何？七年以後的一九四二年，珍珠港事變以後，日軍大舉南侵，果然繞道泰國，由馬來西亞陸地長驅直入，一舉攻陷了新加坡。

蔣百里受中日甲午之戰的刺激很深，決心抗日救國。數十年中，他一直密切注視著日本的軍情和國際風雲。他曾幾度到日本作私人考察。一九三二年那次，蔣百里會晤了身居要職的士官同學荒木貞夫、小磯國昭等，親耳聽了他們露骨的侵華言論，目睹了少壯派軍人積極準備侵略的措施，他感到中日之戰必不可免。歸來後大聲疾呼，喚醒國人對日本談判、拖延的迷夢。後來的歷史進程，證實了蔣百里的慧眼。

「八、一三」戰火震燦上海，蔣百里知道全面抗戰已經展開，他收拾好一切，進京請命，旋即奉命以蔣委員長特使身分訪德、意，趁機分化三國軸心。蔣百里乘輪赴歐，在船上憑欄遠眺，太平洋波濤萬里，想起祖國烽煙，不禁感慨橫生，賦詩寄懷：

涕淚辭京國，艱難作遠遊，
 途想戰場苦，白了少年頭。

治學待人書生本色

在渡輪上，蔣百里維持勤讀的習慣，他讀到日本人室伏高信所寫的「南進論」，立即動手翻譯，以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。當時國際風雲險惡，法西斯侵略勢力抬頭；德、意、日三國軸心已成定局，將共簽防共協定，英、法遵循綏靖政策，一味退讓，日本派人拉攏意大利，商談商務合作，中國在外交上處於劣勢。蔣百里在此情況下訪意，其處境艱困可知。

蔣百里到了羅馬，求見墨索里尼，一等十天杳無消息，僅有外長齊諾亞敷衍一番，蔣百里思慮再三，計上心來。他請我國駐意大利大使劉文島設宴爲他洗塵，招待意國政要名流，他在宴會上發表演說，指稱：「條條大路通羅馬，這句話在古時候通用，在廿世紀也可通用，羅馬一詞，在中國漢書裡稱爲大秦，向慕之心，由來已久。羅馬是西方精神遺產的結晶，一如中國是東方文化傳統的中心。東西交應，大道流行，只有代表中西精神文明的中國兩國，才能負得起這責任。……願一同起立，盡此一觴。……」他精彩的演說，博得全場熱烈掌聲，也博得不在場的墨索里尼的讚賞。墨氏一世梟雄，正想稱霸地中海，重振羅馬帝國雄風。蔣百里所言正中墨氏心懷，在證實蔣百里演說稿以後，第三天就主動約見。會晤在商務方面取得一些進展，而在三國軸心問題上，則木已成舟。不過，在蔣百里單刀直入的質問下，墨索里尼一反使用外交辭令慣例，坦率表示：「請蔣將軍報告蔣委員長，我參加德日軸心，並非反對中國。……我反英、法、日、德亦反英、法，利害相同……」在幾乎不可能約見的情況下，蔣百里出奇制勝，終於使墨索里尼改變初衷，正式約見了他，並坦率表態，這實際上是中國在外交上的一種轉折，贏得了意國輿論的同情和稱讚。

接著，蔣百里又訪問了德國，十一月初，三國軸心簽字，蔣百里訪歐任務結束，遂即根據考察軍事的心得，寫成「速決與持久」及「日本人」兩文初稿。

《速決與持久》，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寫於柏林，寄回國內《大公報》發表。這是一篇針對抗戰形勢論述速決與持久關係的重要軍事論文。

《日本人——一個外國人的研究》發表於一九三八年八月漢口《大公報》上。文章從日本的自然條件、歷史、政治形態、明治維新、外交、歐戰影響等幾個方面，層層剖析，論述了日本民族性的悲觀、矛盾。結論是：日本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，日本政治家天天在火山上跳舞！文筆曲折，尖銳辛辣，轟動一時。蔣百里使歐歸來，到武漢回任軍事委員會顧問，參贊軍事、外交等事務。這時，他經常應邀到各處講演，爲《大公報》等撰寫星期論文，先後還發表了《抗戰的基本觀念》、《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》、《歐局與英國外交》、《從保衛武漢談到世界軍情》、《爲國聯開會警告英倫人士》等等，一時文名大噪，成了馳聘抗戰論壇的巨人。而其中最爲出色的當推《日本人》。百里逝世後，黃炎培在輓聯中恰當地概括了他這方面的才學：

天生兵學家，亦是天生文學家，嗟君歷盡塵海風波，其才略至戰時始顯；

一個中國人，來寫一篇日本人，留此最後結晶文字，有光芒使敵膽爲寒。

一九三八年八月，蔣百里受任陸軍大學代校長。不久，武漢吃緊，他操辦遷校事宜，跋山涉水，艱苦勞頓，不幸心臟病發作，逝世於廣西宜山。逝世那天下午，還同浙江大學教務長商量兩校合作問題。真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

章士釗輓百里詩句：「談兵稍帶儒酸氣，入世偏留狷介風。」把他的治學和爲人都寫出來了，書生形象，活靈活現。

蔣百里生有五女，長女蔣昭早逝，次女蔣雅及四女均與家人僑居國外。三女蔣瑛，與中共飛彈專家錢學森結婚，現住北京，五女也住北京，左梅夫人亦隨女兒居住中國大陸。蔣百里四十歲以後以梁啓超（任公）爲師，原不欲只以軍事見長，其博學縱觀，亦與梁啓超相似，然而對政局認知不深刻，政治非其所長，這一點蔣百里與梁啓超相似，都是性格使然。本誌三六二期二十一頁倒數第一行第二字以下應爲所有五女，皆爲左梅小姐所生，特此補正。